

書介

圖文：草草

港法關係——由19世紀至今

定價：港幣390元

編者：Francois Drémeaux
出版：Bonham Books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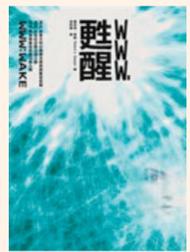
第一位法國駐港領事1862年獲委派來港，150年後，香港已有逾1.5萬常住法國人，約700間法企。本書介紹19世紀至今法國人在港故事，書中描述的外交官、傳教士、商人、藝術家，無論是聲名大噪或是默默無聞，全都滿載傳奇。這些年代剪影，成為珍貴歷史見證。書中也介紹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，如成龍在法國領事官邸開始功夫生涯，當時其父母為官邸職員，父親每早叫他起床習武。法國駐港總領事雅諾諾笑言，第一個駐港領事抵港後不久，所撰報告即是關於在港高昂生活費，特別是樓價，「和我現在寫的報告應該沒多大區別。」全書提供法、英雙語版本，獲得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及法國外交部長費比亞斯作序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易

WWW.甦醒

定價：新台幣299元

作者：羅伯特·索耶
譯者：吳妍儀
出版：貓頭鷹



羅伯特·索耶是星雲、雨果、坎伯三大獎得主，也是加拿大有史以來最成功的作家之一。天生盲目的十五歲少女凱特琳活潑好辯，喜歡閱讀，擁有絕佳數學天分。在接收眼睛手術後，凱特琳在視神經上裝上了晶片，隨時都帶着能夠及時運算視覺訊號的新裝置，希望能夠像正常人一樣擁有視力。但是，當種種顏色與不知名形狀在凱特琳周遭瘋狂開展時，她卻發現自己看見的不是真實世界，而是無形無狀的全球資訊網。換句話說，凱特琳能夠看見網路。更奇怪的是，凱特琳在這個世界中發現了某種東西潛藏在幕後，而且每一個小時都變得愈來愈聰明。當網路突然具有了意識，故事才剛剛開始……

行向昨日的旅程

定價：新台幣280元

作者：史蒂芬·褚威格
譯者：藍漢傑
出版：遠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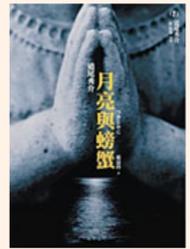


《一個陌生女的來信》作者褚威格的世紀遺作，德文全新翻譯，觸動心弦。作家在巴西自殺身亡後，從未有入完整見過這部小說。直到數十年後，某天，一位編輯在倫敦Atrium出版社的檔案庫中發現了一份神秘文稿，整整41頁，署名「褚威格」。至此，這部小說的完整版本才終見天日。愛情能否長久？舊情能否復燃？身份地位懸殊的戀人，被迫分隔兩地，戰爭阻斷了他們最後一絲牽繫，生死不明。多年後，戀人聚首，重遊海德堡。然而，景物依舊，人事全非，往日的種種美好，只能留在回憶之中……

月亮與螃蟹

定價：新台幣360元

作者：道尾秀介
譯者：張富玲
出版：獨步文化



世界如此之大，卻無他們容身之處；世界如此喧囂，無人願意傾聽他們；所以，那些無處可逃的孩子，創造了自己的神，然而神，真的會對他們伸出雙手嗎？自在遊走於推理與文藝之間，道尾秀介獻給孩子的溫柔詩篇，第144屆直木獎得獎作。失去父親，和母親一起與因意外無法行走的祖父生活在鄉下海邊的慎一。從大阪轉學過來，遭受父親虐待的春也。兩個小學五年級的少年，懷抱着滿身創傷地被關在這個鄉下海邊。無處可逃的他們創造了只屬於他們的神——「寄居神」，祈禱這個神能拯救他們，而這些祈禱開始以扭曲的方式逐一應驗。這些孩子的悲傷和無邪的殘酷，能讓他們獲得救贖嗎？

Sherlock: The Casebook

定價：英鎊14.99元

作者：Guy Adams
出版：BBC Books



為英劇《Sherlock》着迷不已？那本書絕對是你想要收藏的No.1選擇。英國BBC為劇集出版官方影集指南，圖文並茂，重整每個離奇案件。華生醫生的辦案手冊、福爾摩斯的註解紙條，精彩指數百分百。

阿多尼斯，我離靈魂最近

近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名單上，阿多尼斯(Adonis)的名字總會在那。這位敘利亞殿堂級詩人，被薩義德稱為「阿拉伯最挑釁的詩人」。早前，阿多尼斯到香港中文大學參加「國際詩人在香港」活動，記者專訪了他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璋

為總統讀首詩

阿多尼斯，原名阿里·艾哈邁德·賽義德，伊斯伯爾，1930年出生於敘利亞北部的一個小村莊。村子很窮，也沒有甚麼學校，年幼的阿里所能接觸的，除了阿拉伯詩歌，就是《古蘭經》。「我很小的時候只有它們陪伴，於是自然地開始寫詩。」那時，他還是沒有上過學的13歲青澀少年。那一年，敘利亞總統到各地視察，也到了阿里的小村莊，小男孩想，何不寫首詩讀給總統聽？如果能引起總統的注意，也許就能要求進學校讀書。父親聽了他的計劃，幾乎覺得是天方夜譚，一個農村小孩怎麼能見總統？

只是阿里不肯放棄，他跑到族長家，結果被趕了出來；他知道總統要到市裡，就冒著大雨走了好久到市政廳。幾番波折，最後終於見到總統，在麥克風前讀了自己的詩。

不久後，阿里開始在大馬士革的一家法語學校讀書，他的人生也從這一刻改變。

1950年，阿里發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詩集，1955年，他因為參加敘利亞社會民族主義黨的活動而入獄，1956年遷居黎巴嫩，1980年又因為躲避黎巴嫩內戰而移居巴黎。他為自己起了一個西式名字——阿多尼斯(希臘神話中著名的美少年)。

現在的阿多尼斯，一頭白髮，精神矍鑠。著作等身的他不僅是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詩人之一，也是國際文壇中著名的思想家與文學理論家。多年來，他沒有停止對阿拉伯文化的反思與批判，事實上，他常被稱為是阿拉伯的「逆子」，其激烈的言辭常在阿拉伯社會內部引發爭議。對阿多尼斯來說，愛之深責之切，祖國的境遇與現實讓他無法停止思考。人們喜歡將他與美國知名文化學者愛德華·薩義德一同談論，事實上，薩義德在世時，與阿多尼斯的確是惺惺相惜。阿多尼斯曾對他的中文譯者薛慶國說：「薩義德身處西方，卻竭力為阿拉伯文化辯護。在人們看來，我似乎與他背道而馳，因為我一向批判阿拉伯文化中的痼疾。其實，我們兩人殊途同歸，因為我們都反對權勢，最終都旨在促進阿拉伯民族的進步。」

方式比內容更重要

作為一位殿堂級的詩人，阿多尼斯曾獲得許多獎項，如匹茲堡國際詩歌論壇獎(1971)、黎巴嫩國家詩歌獎(1974)、布魯塞爾詩歌雙年展大獎(1986)、中國中坤國際詩歌獎(2009)、德國歌德文學獎(2011)等。1997年，法國政府也授予阿多尼斯文學藝術騎士勳章。



阿多尼斯

尉璋攝

《時光的皺紋》，阿多尼斯著，薛慶國譯，北島主編，牛津大學出版社。



多年來，他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。但對他來說，無論甚麼獎項，顯然都與創作沒有直接聯繫，「寫出有重要性的作品，比諾貝爾獎或者其他獎都更為重要。」他揮揮手說。

阿多尼斯表示，寫詩對他來說，是最快樂的時光，「我離我自己的靈魂最近，沒有距離與阻礙。」他年少成名，曾被看作是天才詩人，回看自己年輕時的作品，卻笑言與現在相比，就像是出於不同詩人之手，「就像5歲的你與現在的你肯定有很大的區別。」對他來說，詩歌的主題與內容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表達的方式，而表達的方式，顯然隨着經驗的累積與人生閱歷的加深而不同。「在敘利亞時，我很年輕，那時候我的詩歌也很年輕，自己並不是很喜欢。然後我去了黎巴嫩，1956年到1982年，那是一個成長的階段，詩歌的經驗更豐富了。那個時候，我接觸到許多東西，學到了散文詩的表達方式，這是很大的一步。其後，我住在法國，給我帶來更加豐富的體驗。」

曾經在敘利亞、黎巴嫩與法國生活，問阿多尼斯最喜歡哪個地方，他說，自然是法國。「法國很自由，有很開放的生活，對藝術有很大興趣，無論去哪裡都可以看到與藝術有關的東西。而世界各地最新的出版書籍和藝術流派，在法國也都可以接觸到，有許多東西可以激發你的靈感。」問阿多尼斯如何保持熱情以堅持多年來的不停創作，他笑着說：「一是我喜歡發現還沒有被發現的東西，第二就是女人。」

三十年後的中國

阿多尼斯曾三次造訪中國。第一次是在1981年，最近一次則是今年，他帶來自己第一本中文文選《在意義天際的寫作：阿多尼斯文選》。在一次訪問中，阿多尼斯曾提及對中國80年代的印象：「當時，北京和上海是自行車的世界。天空灰沉沉的。街道上汽車很少，而且大都是黑色轎車，讓我感很壓抑，好像那是一具具行進的棺材。」

2009年，藉着他第一本中文詩集《我的孤獨是

一座花園》的出版，阿多尼斯再次造訪北京與上海。這一次，他把北京的秀水市場作為第一站，為的是「看看人們的日常生活，了解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」接下來，他參觀了什刹海、頤和園、798，與中國詩人們相聚，也到大學中演講。返回巴黎後，他把此行的所聞所感寫成《北京與上海之行：雲霧瀝下中國的墨汁》(薛慶國譯)一文，刊載於《中華讀書報》上。

長文中，詩人用溫潤的筆墨記錄自己於這兩個城市中的敏銳觸動。他用類似日記的方式記錄每天的經歷，也記下隨感而發的小詩。字裡行間，是詩的意象與時間之外的遐想。如同他寫什刹海之遊：「整個街區都古色古香。漫步其間，你會感到這裡的居民對生活、對外來者的熱情，他們讓日常生活成為一座露天的殿堂。老宅與胡同，滲出了記憶的汗水，跳動着古老歷史的心臟。」

在這裡，你會感到似乎亡故之人不曾死去，而是依然生活在陽光、微風和流水中。你會產生一種願望，想看看「古老」如何身穿活生生的『現代』的外衣。

對「已逝」的天際開闢的窗戶何其少，也可以說，對「將來」的天際洞開的窗戶何其多。

假如這裡的過去是指一片陰影，投射在勞動的雙手上、思考和籌劃的大腦裡，那麼，你還會感到有精魂和幻影在你身邊遊蕩——倒並非要將你拉進古老的宅第，而是相反，要在你耳畔低語，訴說他們為你的現時着迷，渴望與你一起生活，與你分享生命、思想和知識。彷彿『過去』也走出了自身，渴望變成『現時』。

街道和胡同裡的喧嚷，不過是生活洪流發出的浩蕩之聲，在那洪流湧出的源頭，你已無法辨認新泉與舊潭。男女老少，就從這樣的源頭走了出來，他們打量着你，向你微笑，似乎都願意陪你走上一陣。」

30年後的中國，對阿多尼斯而言已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，古老的氣息被掩藏在工業化的高速發展中。透過詩人的筆，我們看到城市以另一種樣子醒來，但那新舊交替的景象卻帶來更多複雜的情感。那是動人的神采，是未來無限的可能，卻也有着悵然失落的傷感。也許，當年那個「沉悶的、封閉的、傷感的中國」已然不在，但高樓林立、眾聲喧嘩的當代城市卻似乎距離「詩意地棲居」更加遙遠。正如阿多尼斯之言，每個社會中詩歌的困境都不一樣。如果詩是通往存在的小徑，那屬於當代我們的詩歌，又該如何書寫？

感謝賽義德·顧德先生的採訪翻譯，與薛慶國先生所提供的文檔資料。

黃崇凱《壞掉的人》失範的游手好閒者

書評

文：鄭政恒



壞掉的人

作者：黃崇凱
出版：聯合文學
(2012年10月)
定價：新台幣280元

氣人形(珍妮佛)「相依為命」(大概會令人想起是枝裕和的電影吧)。至於「我」，暗戀學姊崔妮蒂，微頭微尾就是一個癡漢。精神世界與肉身世界各不相干，大會與個人徹底疏離。

《壞掉的人》中，家是很重要的場域，那至少容納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——順筆一提，奧桑(Francois Ozon)的新作《偷戀隔鄰媽》(In the House)不約而同以此為題——小說裡各人首先是獨立的不個體，在失範的社會中浮游，後來竟過着同棲生活，建立起共同生活的秩序，好像走出了孤立的狀態，「過着淺層又表象的平凡日子」。

我想，黃崇凱(也許是無奈地)是希望人們可以(或者將會)納入到一種關係秩序網絡之中。所以，小說最終呈現出一絲寒槍中的暖意，角色也好像想通了一些問題，獲得心理上的釋放。說到底，人們始終需要一間屋子，以及一個家，或者一幫朋友，哪怕這個外在的世界如何失範、如何可笑、如何荒謬。

徵稿啟事

本版「書評」欄目開放投稿，字數以1,300~1,500為宜，請勿一稿多投。如獲刊登，將致薄酬。投稿信箱：feature@wenweipo.com或bookwvp@gmail.com